

霍建文选

苍天圣土

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霍達
文選

蒼天聖土

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 卷 提 要

本卷收入根据作者的长篇小说《补天裂》改编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本《苍天圣土》。

作者长期“两栖”于文学与影视之间,在将小说的文字叙事转换为剧本的镜头叙事时,充分调动视觉艺术的手段,进行了全面的再创作。人物、情节大量扩充,纳塞大律师夫妇及其女儿玛格丽特,珠宝商迈克,路加斯医生,服装设计师卡隆小姐,总督府家务员玛丽亚,与邓伯雄生死相恋的侠女眉娘,黑帮老大冯老枪,望海楼伙计阿旺等人物,都是小说中不曾出现的,迟孟桓之父迟天任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些人物从不同的方向走近中心事件的旋涡,使故事线索交错扭结,环环相扣。从李鸿章遇刺到汲水门夺枪之战和吉庆围保卫战,悬念迭出,惊心动魄;邓伯雄与眉娘的爱情悲剧展示了钢铁硬汉心灵深处的似水柔情,而他们为了民族大义壮烈牺牲的情节则令人扼腕叹息。

1999年,作者曾应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之约,将《补天裂》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2007年中华海外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基金会邀请作者再次改编并摄制为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导演李前宽、萧桂云。

自序 拒绝媚俗

三十多年前,电视在中国还是稀罕物,而今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看了这么多年电视,直到现在才明白:电视是什么?第一,它是新闻传播媒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最快捷、最直观的传播方式,莫过于电视直播,瞬间便让“地球人都知道”。第二,它是娱乐消遣工具,除了新闻节目之外的种种花样儿,包括电影和电视剧,对于受众来说,也就像一壶茶、一包烟、一杯咖啡、一碟花生瓜子、一副扑克或者麻将,总之是想方设法“逗你玩儿”。

三十多年前的电视和《人民日报》一样严肃。物极必反。当“文以载道”、“政治挂帅”达到顶点而使文艺创作不堪重负,人们必然要进行反思:文艺应不应该沦为单纯的政治宣传工具?除了宣传某种思想理念之外,文艺应不应该具有娱乐功能?这时,“减负”就成为必然趋势。从电视机开始普及的年代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就不提了,电视的政治色彩渐渐淡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等命题也渐渐隐退,被多样性和娱乐性所取代。

而当声色之娱令人眼花缭乱,荧屏上充斥着家长里短、耍嘴斗贫、偷情吃醋、勾心斗角、摆阔斗富,甚至暴力、凶杀、色情也渐有禁而不住的泛滥之势,经典被颠覆,英雄被玷污,民族败类却被刻意美化……人们又该反思了:难道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是这个样子的吗?难道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文艺作品毕竟不是烟、酒、茶,不是咖啡,不是花生瓜子,更不是扑克和麻将。文艺作品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里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神经,这一切难道是“娱

乐”二字所能够包容的吗？时代，无论任何时代，推动历史前进的都不是奢靡浮华而是奋发进取，时代的最强音都不是靡靡之音而是黄钟大吕。没有《义勇军进行曲》的精魂，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没有“大江东去”的气概，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搁置电视剧创作多年之后，又重新执笔将《补天裂》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本。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一个神圣的故事，一个毫无媚俗色彩的故事，一个沉甸甸、铁铮铮的故事，一个令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能忘怀的故事，我含着眼泪、怀着敬意写完了它，导演和演职人员也含着眼泪、怀着敬意把它拍摄成为电视剧。当观众在观赏这部电视剧时，当读者在阅读剧本时，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尊重它，因为它不是香烟、咖啡之类的供人消遣之物。

第 一 集

片头歌曲《忆秦娥》，苍凉悲壮的音乐，沉雄激越的男声独唱：

涛声咽，登楼又见伤心月。

伤心月，故国山水，异邦城阙。

零丁洋上忠魂烈，宋王台下男儿血。

男儿血，化五色石，补南天裂！

古都北京，初夏，日

阴沉的天空，映衬着巍然耸立的正阳门城楼，那斑驳的墙砖，阅尽人间沧桑，承载着沉重的历史。

字幕：公元 1898 年，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京城街道，初夏，日

古朴的东单牌楼。牌楼下，熙熙攘攘的街市，客商、行人来来往往，叫卖声不绝于耳。

易君恕从人群中走来。此人时年二十八岁，肤色白皙，面目清秀，头戴玄缎便帽，身穿银灰色直罗长衫，外罩古铜色马褂，脚穿双梁布鞋。他眉头微蹙，嘴唇紧闭，步履匆匆地从牌楼下向北走去。那神态，像是要去办一件大事。

一名报童叫喊着跑过：“看报，看报！看康有为在保国会的演讲！看最新时事，英国要求为香港拓界！”

易君恕被他触动，从身上掏出一枚铜钱，递给报童，接过一张报纸，迫不及待地展开来。

突然，他拿着报纸的胳膊被人撞了一下。抬头一看，一个身穿夏

布短衫的青年汉子从他身旁匆匆走过，瞬间远去，淹没在人群中。

易君恕收起报纸，继续向前走去。

穿夏布短衫的青年汉子也在朝着同一方向，大步前行。他身材魁梧，体格强壮，走起路来呼呼生风。粗犷的脸庞如斧凿刀刻，粗壮的辫子盘在头上，一双眼睛时时警觉地巡视着两旁，眉目之间蕴含着一股杀气。

他身后不远处，易君恕快步走来。

易君恕的目光落到那人的背影上，眼神中不觉露出几分疑惑，但转眼间，那人又不见了。

东堂子胡同口，初夏，日

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西头与东单北大街相接，形成一个“丁”字。

易君恕自南向北而来，走到“丁”字路口，转弯进了东堂子胡同。

穿夏布短衫的青年汉子随后也来到了路口转弯处，他似乎对易君恕有所警惕，停住了脚步，向胡同里张望着。

胡同里，易君恕渐渐走远了。

那青年汉子一闪身，也进了这条胡同。看了看两边，贴近靠南侧的民房院墙，脚步轻轻地向前走去。

总理衙门前，初夏，日

镜头从一块写着“中外禔福”的匾额拉开。这是位于东堂子胡同路北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开间的大门颇似一座牌楼，门楣上高悬着“中外禔福”的匾额。

两名卫兵手持长矛在门旁站岗，院墙外停着两顶绿呢官轿。一名络腮胡子“戈什哈”（护卫）身挎腰刀，来回走动，像是在巡逻。

易君恕沿着胡同走来，离衙门不远了，他停下脚步，抬头看着“中外禔福”的匾额。

他的行动立即引起了戈什哈的警惕，注意地盯着他。

衙门斜对面的民房前，一棵大树后露出那个青年汉子的脸，一双眼睛紧盯着衙门前的动静。

总理衙门，签押房（日常批阅文件的办公处所），初夏，日

漫画《时局图》的特写。这是一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地图，上面醒目地添加了象征列强的熊、鹰、蛙等动物形象，环伺中国，争相瓜分，画的两旁写着八个大字：“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镜头拉开，印着这幅漫画的一张报纸拿在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手里，他戴着老花镜，正在凝神观看。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时年七十六岁，须发皆白，老迈不堪，他拥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头衔，着一品官服，顶戴上插着三眼花翎（夏季官服，切不可戴暖帽），坐在太师椅上，腿旁斜倚着一根西式手杖。眼前这幅生动形象的《时局图》使他震惊而恼怒，拿报纸的双手微微颤抖，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一声叹息：“唉！”

许应骙走进签押房。他七十多岁，广东人，职务为经筵讲官、礼部尚书，着二品官服。

许应骙：“中堂大人……”

李鸿章突然被惊动，抬起头来：“什么事啊？”

许应骙：“英国公使窦纳乐和中堂大人约定，今天到使馆谈判，大人该起驾了！”

李鸿章咂了咂嘴：“啧啧，这项谈判，断断续续，旷日持久，窦纳乐口口声声要‘展拓香港界址’，却至今并没有明说‘拓界’拓到何处为止，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已被他纠缠得筋疲力尽！今天，我不想见他，就由你一个人去应付应付吧！”

许应骙迟疑地：“中堂大人，窦纳乐如狼似虎，卑职哪里应付得了？何况，关乎外交礼仪，洋人最看重‘规格’，指名要您这位‘中国第一外交家’亲自前往谈判！”

李鸿章：“哼，我这个‘第一外交家’，受的是一等的罪！每当国家有难，总是把我推出去抵挡，这把老骨头，还能经得起几番折腾噢！”他放下手里的报纸，无可奈何地拄起那根西式手杖，颤巍巍地强撑着站起身来。

总理衙门前，初夏，日

易君恕定了定神，朝着衙门走去。

戈什哈迎面拦住他：“站住！干什么的？”

衙门斜对面的民房前，大树后闪出了穿夏布短衫的青年汉子的身影。他迅速地用块黑纱蒙在脸上，只露出一双眼睛，快步穿过胡同，又忽然不见了。

易君恕在衙门前站住了，向戈什哈拱手一揖：“这位军爷，我要拜见李中堂大人，烦请您通报一声！”

戈什哈上下打量着他，鄙夷地：“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专门跟洋大人打交道的地方！中堂大人是你想见就见的吗？”

易君恕：“军爷，我有要事……”

戈什哈：“嘿，你有要事？你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啊？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到这儿来寻衅滋事！”

正在这时，李鸿章由许应骙和几名卫兵陪同，走出衙门。看见这个场面，李鸿章不悦地：“这是干什么？咋咋唬唬的！”

戈什哈赶紧闪到一旁，肃然说：“中堂大人，这个人……”

易君恕眼睛一亮，连忙上前一揖：“晚生易君恕拜见中堂大人！”

李鸿章抬眼看着他：“嗯？你是谁啊？”

突然，穿夏布短衫的青年汉子纵身从衙门旁边的房檐上跳下，飞步来到李鸿章面前，手持匕首，向李鸿章刺去，大喝一声：“李鸿章，你的死期到了！”

戈什哈大惊：“啊？！刺客！”他“刷”地拔出腰刀，“当！”拦住了青年汉子。

青年汉子挥手拨开他的腰刀，抽过匕首，又向李鸿章刺去！

站岗的卫兵上前用长矛挡住李鸿章，戈什哈乘机挥起腰刀，一道寒光闪过，在穿夏布短衫的青年汉子左臂上砍下一道血痕！

穿夏布短衫的青年汉子不禁“啊”的一声，待要举刀再刺，几名卫兵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

戈什哈厉声喝道：“抓住他！”

青年汉子奋力挣脱，冲了出去，纵身跃上对面的房顶！卫兵追过去，转眼间，穿夏布短衫的青年汉子已无影无踪。

衙门前，李鸿章已经软瘫在卫兵的怀里，易君恕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

戈什哈回过头来，用腰刀指着易君恕，大喊：“还不快把他拿下！他们是一伙的！”

卫兵们一拥而上，抓住易君恕，把他反剪了双手，五花大绑。易君恕挣扎着，大声分辩：“我不是刺客！我不是刺客！……”

戈什哈对他当胸就是一拳：“你不是刺客？哼，我早就看出你图谋不轨！把他押进去！”

卫兵们推推搡搡，把易君恕押进了衙门，喊叫声渐渐远去：“我不是刺客！我不是刺客！……”

戈什哈跑过来搀扶李鸿章：“中堂大人受惊了！”

许应骙这才从噩梦中醒来，也慌忙问候：“大人，没有伤着吧？”

李鸿章惊魂稍定，撑着拐杖直起身子，喃喃地：“没事儿，老夫命不该死，让那贼子失算了！”

戈什哈：“是啊，中堂福大命大，吉人自有天相！大人，我马上派人把这个刺客押送步军统领衙门！哼，谋杀当朝宰相，他死有余辜！”

李鸿章：“慢着！若是送到九门提督那里，就由不得我们了。这个活口，不要急于押送，先控制在我们手里，要弄清楚他的来路。那个逃走的凶犯，则要速报九门提督，请他严令缉拿归案，不能让那贼子逃出城去！”

戈什哈：“是！”

许应骙：“大人！这刺客在谈判前下手，莫非是受英国人指派？”

李鸿章：“若是英夷行刺，定会用火枪，老夫焉有性命？况且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又何必多此一举？看来恐怕另有原委，抓获的这个凶犯，我要亲自审问！”

戈什哈：“是！”

许应骙：“哦，大人，英国公使还在等着大人谈判呢！”

李鸿章无可奈何地：“唉，谈判，谈判！老夫幸而未死，一息尚存，

还得强撑着去谈判！备轿！”

戈什哈：“是！”

李鸿章又嘱咐道：“对那个凶犯，要严加看管，但切莫用刑，一定要留下活口！”

戈什哈：“是！”他扯开嗓子高叫：“中堂大人起驾！”

胡同，初夏，日

一处民房院子的角落里，堆着一些砖瓦木料之类的杂物，蒙面刺客隐蔽在这里。他翻起左臂的衣袖，露出那条血淋淋的刀痕，一把扯下蒙面的黑纱，用牙咬住一头，缠裹在伤口上。

英国驻华使馆，谈判厅，初夏，日

大厅正中，并排悬挂着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长案两旁分坐着中方代表李鸿章、许应骙，英方代表窦纳乐，以及双方随员。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Mac Dnald)，现年四十六岁，军人出身，气宇轩昂，集军人气质、外交家风度于一身。

窦纳乐面前放着一个包扎整齐的纸卷。

窦纳乐打开纸卷，这是一幅广东和香港地区的地图，标着英、中两种文字。

许应骙朝李鸿章低声说：“大人，他终于出牌了……”

李鸿章正襟危坐，不动声色，只是垂下松弛的眼睑，望着地图。

窦纳乐指着地图说：“诸位请看：这里是香港岛，这里是维多利亚港湾，北岸庞大的九龙半岛和香港隔海对峙，而在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岬角尖沙咀属于英国。很显然，香港非展拓界址不足以保证它的安全！因此，本公使认为，”说到这里，他伸开手掌，像砍刀似的从深圳湾到大鹏湾一挥而下，“应该从这里画一条直线，将此线以南的土地和水域，全部划归大英帝国！”

李鸿章和许应骙大吃一惊，面面相觑！

李鸿章沉下脸说：“既然窦公使已经言明，香港拓界仅仅为了安全防卫，那么，只须在沿海一带稍加展拓，即可修筑港口、炮台，哪里

用得着这许多土地？若以窦公使之见，将香港界址展拓到大鹏湾、深圳湾一线，我广东新安县所辖土地将失去三分之二，相当于十个香港也不止了！贵国的要求未免太过分了吧？”

窦纳乐语气强硬地：“这是由你们自己造成的！阁下请看，”他指着地图说，“在我们的北面，中国已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东面，中国早已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且现在又将福建全省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南面，中国也已经许诺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现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布满了危机，一旦爆发战争，俄、德、日、法四国的军舰可以迅速包围香港，那么，一个小小的海上孤岛将何以应付？因此，香港的界址必须向中国内地展拓，而且必须包括九龙半岛两侧的海域，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李鸿章强忍着怒气，鼓着稀松的泪囊，望着窦纳乐：“可是，如此大片租让，敝国实在难以接受！”

窦纳乐冷笑道：“这句话，请阁下对俄国、德国、法国、日本去说！如果阁下能把他们赶出中国，那么，英国将放弃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这一点，本公使绝对保证！但是，”他那狡黠的蓝眼睛逼视着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你办得到吗？”

李鸿章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倒吸了一口凉气，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不安地瞟瞟身旁的许应骙。

许应骙伸出一个指头，指着地图上位于尖沙咀东北方向的九龙寨城，试探地问：“请问窦公使，这九龙寨城，也在拓界范围之内吗？”

窦纳乐耸耸眉毛：“当然！”

许应骙不安地：“可是，九龙寨城里有中国衙门啊！”

李鸿章被他提醒，接下去说：“衙门所在，关乎国体，是万万不可租让的！”

窦纳乐：“莫名其妙！香港拓界之后，难道在英国的土地上，还能保留中国的衙门吗？”

李鸿章：“是啊，这有先例可循！诸如俄国租借旅大，德国租借胶州湾，所租的只是土地而已，而并不包括衙门，敝国官员照旧在衙门办公。那么，有关九龙寨城的归属，是否也可以照此办理呢？”

窦纳乐哈哈大笑：“土地都是别人的了，你们还办什么公啊？”

李鸿章尴尬地：“窦公使，两国邦交，并非笑谈！香港拓界的土地范围，还有商量的余地，但九龙寨城的衙门，请务必予以保留。如若不然，鸿章将无法向各国驻华使节解释，难免有失敝国的体面……”

窦纳乐忍住了笑，作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这个要求，事关重大，本公使不能向你作出肯定的许诺！”

李鸿章：“那就烦请窦公使，向贵国朝廷奏明此情，万望予以体谅，如何？”

窦纳乐好似无可奈何地：“中堂阁下，你很让我为难！好吧，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愿意把你的要求电告索尔兹伯里首相和张伯伦大臣，提请他们考虑。”

李鸿章见他的口风有些松动，赶紧拱拱手：“拜托，拜托！”他撑着手杖，颤巍巍地站起身来，“窦公使，鸿章告辞了！”

英国驻华使馆，窦纳乐办公室，初夏，日

窦纳乐带着胜利的微笑，走回办公室。

办公室里，一位客人坐在沙发上等着他。此人是香港圣约翰大教堂的英国牧师林若翰(John Ling)，五十九岁，英格兰人，汉学家。他满头银发，一部浓密的大胡子，身穿黑色礼服，举止庄重儒雅。

看见窦纳乐进来，林若翰站起身来。

窦纳乐：“请坐吧，林牧师！”

林若翰重新坐下。窦纳乐也坐在自己办公桌前的座椅上。

林若翰：“公使阁下，谈判结束了？”

窦纳乐：“今天这一轮谈判，算是结束了，而且取得了重大成果！”

林若翰：“噢，是吗？”

窦纳乐：“人们都说李鸿章是‘中国第一外交家’，而我略施小计就把他弄糊涂了！他只是固执地要求保留一座小小的九龙寨城，而对新安县三百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倒不大在乎了，哈，真是海外奇谈！”

林若翰：“阁下，这并不奇怪，因为那里有他们的衙门，也就是他们的脸面。中国的圣哲孔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他们很看重名义上的主权……”

窦纳乐狡黠地笑笑：“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当我们真正统治了

那片土地之后，夹在中间的九龙寨城就形同虚设，要赶走那里的中国官员和驻军是轻而易举的！”说到这里，他特别加重了语气，“谢谢你，林牧师，你绘制的那幅精致的地图，在这次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林若翰谦逊地：“阁下过奖了。阁下以大英帝国的全权公使的身份委托我做这件事，我作为一名英国公民，没有理由不去照办。”他停了停，又说，“我还要提醒阁下，香港拓界的前景未必那么乐观，因为签约还要由皇帝批准，而据我所知，那位年轻的皇帝所信赖的是他的老师翁同龢，而并不喜欢李鸿章！”

窦纳乐不禁收敛了笑容。

总理衙门，大门外一内，初夏，日

前呼后拥的绿呢官轿停在大门外，戈什哈上前搀扶着李鸿章下了轿，李鸿章一脸疲惫，和许应骙一起走进大门。

总理衙门，签押房，内一外，初夏，日

李鸿章走进签押房，弯起胳膊捶捶腰背，在太师椅上坐下来。

差役送上来一杯盖碗茶。

李鸿章的手刚刚触到茶碗上，忽然想起了谈判之前的那场虚惊，忙问：“步军统领衙门去了没有？”

戈什哈：“回禀大人，去过了。提督大人说，马上全城布防，各城门严加盘查，决不让刺客逃进城去！”

李鸿章：“嗯。那个活口呢？”

戈什哈：“关在后边呢，捆得结结实实，跑不了！”

李鸿章：“哼，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冤家，要夺老夫的性命！把他押上来，我要亲自审问！”

戈什哈：“是！”转脸朝门外喊道：“把刺客押上来！”

签押房门外，两名卫兵押着易君恕，推推搡搡地走来。易君恕被绳捆索绑，嘴里塞着一团布，一路挣扎着，却说不出话。

卫兵把他押进门来，一把推倒在地。易君恕眼望着李鸿章，急切地要说话。

李鸿章：“堵他的嘴干什么？”

卫兵：“不让他嚷嚷啊！他老是说自己冤枉，还胡说什么，他爹是大人的部下！”

李鸿章一愣：“什么？”他把手一指，“让他说话！”

卫兵伸手抽出那一团布，易君恕急切地：“中堂大人，我是易元杰的儿子！”

李鸿章：“易元杰？”他极力回忆着，“这个名字很是耳熟，是丁汝昌手下那个的易元杰吗？”

易君恕：“正是，先父在北洋水师，任丁军门帐前一等文案。甲午年战败，丁军门杀身成仁，家父也撞死在水师衙门前，以身殉国了！”

李鸿章不禁被震动：“啊！你还真是我故人之后！”停了片刻，他镇静下来，“甲午之败，那是我的剜心之痛，苦心经营了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死难将士无数，并不是你父一人！小子，你竟然对老夫耿耿于怀，公然买凶行刺，向我索命！”

易君恕：“大人，我不是刺客，也不认识那个刺客！”

李鸿章一愣：“噢？”

卫兵：“大人，这种谎话，可不能信他的！”

戈什哈：“是啊，两人要是毫不相关，哪能配合得这么默契，一个动口，一个动手，这正是兵法上的声东击西啊！”

易君恕：“大人误会了，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人！也许是他乘我求见之机行刺，也未可知啊！”

李鸿章：“那么，你此番到总理衙门，来干什么？”

易君恕：“专诚来拜见中堂大人！”

李鸿章：“嗯，给他松绑！”

戈什哈：“对这种刁民，不能不防啊！”

李鸿章笑笑：“哼，我看他也不像持刀杀人之徒，况且手里也没有刀剑，又能把老夫如何？松绑！”

卫兵：“是！”上前解开了易君恕身上的绳索。

易君恕站起身来，掸了掸长衫上的泥土，上前深深地一揖：“多谢中堂大人的宽容，晚生易君恕拜见大人！”

李鸿章：“嗯？你叫什么？”

易君恕：“先父赐名‘君恕’，‘君子’的‘君’，‘忠恕之道’的‘恕’。”

李鸿章点点头：“这倒是个好名字。”他上下打量着这个清秀儒雅的年轻人，不觉产生了几分好感，问道：“嗯，看你这相貌气质，也和易元杰十分相像！易公子，请坐！”

易君恕：“在中堂大人面前，哪有晚生的座位？”

李鸿章脸上泛起慈祥的微笑，语气和缓地说：“既是故人之子，不必客气了，坐吧！”

易君恕：“谢中堂大人！”

差役搬过一张椅子，易君恕一掀衣襟，谦逊地坐在椅面的前端，身体略略前倾，望着李鸿章。

李鸿章朝戈什哈、卫兵挥挥手：“你们都下去吧！”

戈什哈和卫兵退去，戒备森严的气氛为之一变。

李鸿章亲切地：“易公子，令尊殉难之后，老夫一向疏于问候，很为不安。府上若有什么难处，但说不妨！”

易君恕：“多谢大人垂怜，舍下虽然清贫，晚生和老母、拙荆尚可糊口，不敢劳大人分忧。”

李鸿章：“易公子或许是有意在功名上有所进取？”

易君恕：“回禀中堂大人，甲午年顺天府乡试，晚生侥幸中举，但随后便传来家父殉难的噩耗，君恕居丧三年，乙未科会试当然也就错过了。”

李鸿章：“嗯。如今丧期已满，今年又是戊戌正科，你这个年轻的举人，正是蟾宫折桂的机会！”

易君恕：“大人，如今西风东渐，新学兴起，而朝廷仍以八股取士，读书人不识地球各国，不知天下之变，实在落后于时代潮流，晚生以为，这个科举，不考也罢！”

李鸿章：“噢，原来，你还是个新派人物！”语气之中，已对他渐露狂态有些不悦，“老夫几十年来，致力于洋务，正是为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之现状，以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然而此事说到容易，做到可就难了！”他不想再和这个未出茅庐的年轻人多费唇舌，便单刀直入，问道：“哦，你来见我，到底所为何事啊？”

易君恕：“晚生确有一事相求……”

李鸿章：“那就直说吧！”

易君恕：“晚生日前在粤东会馆听了康有为先生的演讲，得知英国向我朝廷要求展拓香港界址，掠夺我广东新安县的土地，近一个月来，大人一直在和英国公使窦纳乐谈判……”

李鸿章颇感意外：“你……就是为此事来见我？”

易君恕：“正是……”

李鸿章：“府上的祖籍是广东新安县吗？”

易君恕：“不是，晚生祖上，世居北京。”

李鸿章不悦地：“如此说来，香港拓界，与易公子并无利害瓜葛，你又何必如此关切！”

易君恕：“大人岂不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主权和国土，我大清国四万万人都难脱干系！现在，京城百姓街谈巷议，都在关注时局，报纸上也注销了文章……”

李鸿章看看案上，把那张印有《时局图》的报纸拿过来，在易君恕的面前晃了晃：“你当我不知道吗？我比你们更关注时局！当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必欲瓜分中国而后快，他们打上门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我李鸿章！”

易君恕恳切地：“大人居宰相之位，掌栋梁之职，此中千辛万苦，我虽一介草民，也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晚生才贸然求见大人，向大人禀告民意，请大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李鸿章那张稀松的脸上充满无奈：“易公子过奖了，国家多难，时局艰危，我一人岂能扭转乾坤？鸿章并非无救国之志，何尝不愿与洋人争一日之短长，可是，唉，娃娃，你哪里知道我的难处？廉颇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易君恕：“大人年事已高，自然无需去领兵打仗，但谈判桌就是两军对垒的战场！大人，我大清国已经痛失香港和九龙，断不能再应允英夷拓界了，您要守住我们的每一寸国土啊！”他越说越激动，竟然直指李鸿章的剜心之痛，“大人，有甲午战败，乙未议和的前车之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了大人的千载名声，决不可再重蹈覆辙！”他站起身来，眼含热泪，朝李鸿章深深一揖，“中堂大人，晚生代表为国捐躯的先父亡灵，拜托了！”

李鸿章僵坐在太师椅上，脸上纵横交错的褶皱在扭动，内心翻腾